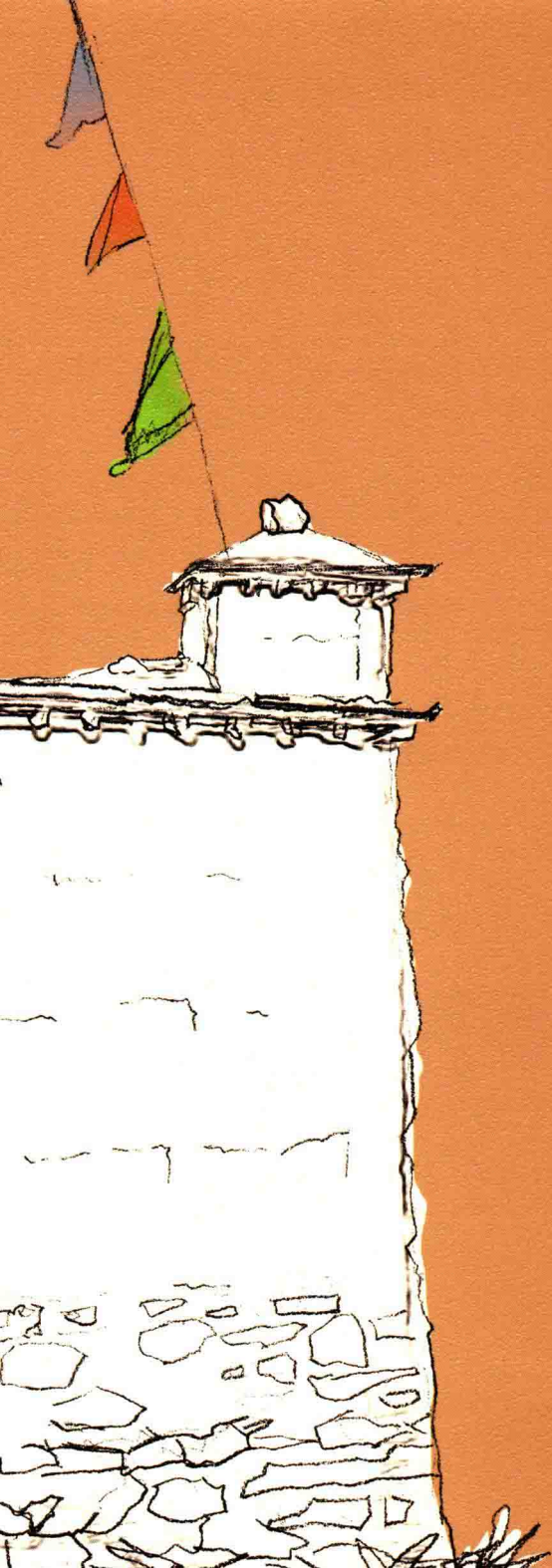


活字

# 白色庄窠

张存学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 白色庄窠

张存学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色庄窠 / 张存学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490-1042-4

I. ①白…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2466号

## 白色庄窠

张存学 | 著

---

责任编辑 | 原彦平

装帧设计 | 陈晓燕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mailto: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730030 (邮编)

---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 (传真)

---

印 刷 |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 | 157 千

印 张 | 7.75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042-4

定 价 | 32.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 1

白色庄窠已显得孤寂。二十多年前的灾变让白色庄窠的每一个人都惊悸并惶恐。周王氏姥姥在灾变之后顺从了阿克益西加措明示的路：白色庄窠的人得离开，离开白色庄窠，离开德鲁。留下来的只有周王氏姥姥，在日益衰老的时间里，她看着一个个离去的背影。离去者离去的方式尽管不同，但他们都先后离去了，这其中，包括我自己。周特舅舅是灾变后第一个离去者，他穿着靛有草绿色布面的皮袄，背着黑色的褡裢，戴着咖啡色的礼帽走向了青海。十一年后，他以灵识的方式回到白色庄窠，回到周王氏姥姥的梦中。在周王氏姥姥的梦中，周特舅舅手里攥着礼帽，礼帽已经变了颜色，他的一双眼睛对着周王氏姥姥，一直对着，一动不动。周王氏姥姥醒来后便知道周特舅舅已经在青海死去了。然后，周王氏姥姥听到了院子里拍打积水的声响。周王氏姥姥走出堂屋，她站在堂屋门前看到了盘踞在院子里大黑瓮上的隐约而现的周特舅舅的影子，那是周特舅舅灵识聚成的影子。周特舅舅的灵识拍打院子里大黑瓮中的积水，他以此来表明他的回归，也表明他的灵识无处可去的窘境。整整四十九天，周特舅舅一直盘踞在大黑瓮上不肯离去。

院子里的大黑瓮是周特舅舅用两张羊皮换的，周特舅舅将它安放在院子里是为了承接雨水，那时他不会想到他后来会以灵识的方式盘踞在那上面。他游荡的肉体留在了青海，他的灵识千里迢迢而来。这个灵识依然不安，依然迷乱，依然悲伤。他回归到白色庄窠盘踞在大黑瓮上表达他的一切。周王氏姥姥在他到来的第三天走向德鲁寺院，她向寺院供布施并向阿克益西加措陈述了周特舅舅灵识回归的情形。阿克益西加措沉吟，然后答应了周王氏姥姥的请求：为周特舅舅超度亡灵。四十九天后，白色庄窠院子里的大黑瓮安静了下来。周王氏姥姥再也没有听到过大黑瓮中拍击积水的声音，再也没有看到过周特舅舅不安、迷乱和悲伤的影子。

我母亲是最后一个离开白色庄窠的人。一九九三年，她与我继父陈绍武在德鲁成家，她搬出了白色庄窠。两年后，她又随陈绍武去了陇南。陈绍武与人合作在陇南开矿，他在陇南买了房子。我母亲是提前退休随陈绍武去陇南的。

在母亲离开白色庄窠时，阿姐周雪芹早已回到了白色庄窠。一九九〇年，她与她的第二任丈夫离婚，她又回到了白色庄窠。这样，在我母亲离开德鲁时，白色庄窠有两个人：一个是周王氏姥姥，一个是阿姐周雪芹。

现在，我回到了德鲁。这是二〇〇九年的九月。九月的德鲁，已是秋季，灰云沉沉，细雨如烟。我是接到阿姐周雪芹的电话回来的。接到阿姐周雪芹的电话时我正在兰州我所

在的出版社编辑室呆坐。编辑室里是两排格子式工作间，我坐这样的工作间在想辞职的事。我已经厌倦我在出版社的工作。我是一个被聘任的编辑，我想我一直处在生活和世事的流程中，我被不断驱使，不断被裹挟着向前。我在想辞职的事时有些麻木。我甚至想不起来点一支烟。阿姐周雪芹的电话打来时，我就是如此的状态。阿姐在电话里说，我母亲周梅回来了，回到了白色庄窠。我应承着，我想我母亲是探亲而来的。但阿姐接着说：姑姑不走了。我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我说：她要长住在家里吗？阿姐说：她不走了，你回来看看她吧。阿姐说着挂断了电话。

我母亲周梅是阿姐周雪芹的姑姑。阿姐周雪芹是我的表姐。阿姐还有一个弟弟叫卡尔罗，我叫他阿哥卡尔罗。阿哥卡尔罗和我同岁，他比我大几个月。

白色庄窠在人员齐全的时候住着两家人，一家是我们家，一家是周特舅舅家。两家合为一家，共用一个灶，而周王氏姥姥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中心，她统领着这个大家庭。在白色庄窠，她像一个头领。

现在，周王氏姥姥早已不在了，她于十年前去世。她去世时除了阿哥卡尔罗外其他活着的都赶回到了白色庄窠，连远在成都读研究生的卢雅和她的男朋友李凌都赶回到了白色庄窠。周王氏姥姥是藏人，她的葬礼按藏人的习俗完成。在德鲁西山的天葬台上，她被天葬。桑烟飘升中，鹰鹫云集，周王氏姥姥就这样升天而去。

周王氏姥姥去世后，白色庄寨剩下了阿姐一个人。两年后，阿哥卡尔罗回到了白色庄寨。他回来的那一年，我回到白色庄寨与他长时间相坐。我和他说话很少。主要是他变得更加沉默了。沉默中，我和他喝酒。酒是他准备的。他喝得不多，我也喝得不多。他的鬓角已经发白，额头已经有了皱纹。他的脸是高原的赭红色。二十多岁时，他离开德鲁，他离开后从来没有回来过。一种命运性的规定使他一直滞留在青海的海北州，他在那里日渐苍老，四十多岁，他看起来已经有五十岁了。在海北州，他不但日渐变得苍老，也日渐沉默，昔日他眼中的那尖锐的光已经消失，他沉默中潜藏的巨大执著力也似乎永久沉落了。我和他沉默而坐，在有节制的喝酒中，他更像一个经历了狂风暴雨后的缄默者，对于世事，对于他的一切，他已淡然处之。

周王氏姥姥在离世前的一年曾说过，出去的该回来了。周王氏姥姥以她深邃的目光捕捉每一个离去者的身影，她看不到他们，但她在梦中能看到她要看到的：儿女和孙辈们的身影。这些身影天各一方。她从这些身影中看出了孤独、悲伤，她说，这些已经够了，能够回来的应该回来了。阿姐周雪芹将周王氏姥姥的这些话写信告诉了远在海北州的阿哥卡尔罗。阿哥卡尔罗没有回信。七八年后，他因为另一封信回到了德鲁，回到了白色庄寨。

另一封信是德鲁畜牧学校的校长写的。卡尔罗毕业于畜牧学校，校长是他当年的班主任。校长在写信前几天才知道

卡尔罗的下落。校长唏嘘不已，随后他写信让卡尔罗回来，畜牧学校可以给他安排工作。

阿哥卡尔罗就这样回到了德鲁。

那个晚上，我和他相对而坐时，他开始没有说他的事，后来，夜深了，他简略地说了校长给他写信的事。他说：我回来了，不再走了。我没有说什么。我看着他，时光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印记：鬓角发白，脸色赭红，目光平淡。我看着他，我想，我自己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是他这个样子，除了脸的颜色之外。我又想，他现在平静如止水，而我身上依然是飘荡的气息，我依然处在奔走的状态中。

我和他，再也不会有当年那种悲切的痛感了。当年，在海北州，我和卢雅看望他要离开海北州时他一直追随着我们。班车要开时，他跳上了班车，他不断哭泣。而卢雅哭得更早，在要告别时卢雅就哽咽不止。随后，他随我们一直到西宁。在西宁车站告别时，他孤独地站在那里向我和卢雅挥手。

现在，白色庄窠有三个人，我母亲周梅，阿姐周雪芹，阿哥卡尔罗。细雨中，我走进青石板铺成的巷道，走进木质已是焦黄的大门。院子里的大黑瓮依然在，在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它像一个无法离去的见证者。

白色庄窠更加孤寂，我站在院子里感觉到了这一点。

三个人都在堂屋，我母亲，阿姐周雪芹和阿哥卡尔罗。他们在等待我的到来。堂屋中的连炕炉上煮着羊肉。羊肉味



我一进屋就闻到了。阴沉的天气中，堂屋显得阴暗。我母亲坐在靠炉边的椅子上，她看起来臃肿而疲倦。她坐的椅子是周王氏姥姥生前一直坐的，她坐在这椅子上改变了这椅子原来的主人周王氏姥姥的形象。周王氏姥姥始终硬朗，骨头是硬朗的，神情是硬朗的，说话也是硬朗的，而现在的母亲看起来更像一个患了病的人，即使在热气腾腾的火炉散发的热气中，她仍披着一件毛质的土耳其披肩，这披肩是卢雅从美国寄给她的。

我走进屋子时，母亲有一种放松的神情，这神情我从她的脸上看出了。是不是路上一直下雨？她问我。我说：一直下。我说着脱掉外衣。阿姐周雪芹站在我身旁，她接过我脱下的外衣走到衣架旁挂起来。接着她开始忙着从锅里捞肉块。她干这些时一直沉默。自从她第二次返回到这白色庄窠时她就是这个样子。沉默的样子，仿佛她肚子里的语言再也生长不出来，语言的秧苗被板结掉了，枯萎了。

阿哥卡尔罗坐在椅子上吸烟，他以平和的神态看着我走进堂屋，走进这个家。他手中的烟更像是一种必要的道具，他需要这个道具来将他的平和、泰然的神情凝聚成他坐在椅子上的样子。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他的神情中感觉到了他的过分之处：他过于平和，过于泰然自若。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烟显现了他的这种过分。我由此疑虑。在阿姐端了一盆热水放在洗脸架上让我洗脸时，我的疑虑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洗过脸，我看着母亲。她此刻更显得疲倦而无力。她注意到我

的目光，她说：吃吧。然后她又对阿姐周雪芹和阿哥卡尔罗说：都吃吧。

餐桌就在火炉边，桌子上除了煮熟的羊肉还有几样凉拌的菜。这些都是阿姐做的。

吃饭的过程中，大家很少说什么。母亲偶然说一两句有关羊肉和菜的话。在母亲这么说的时候，阿姐点头或者嗯一两声。这种气氛有一种掩饰什么的沉重感在弥漫，而我的疑虑仍在持续。等到阿姐周雪芹端给大家的羊肉面片被各自吃完时，母亲直了直身子对我说：我这次回来再也不走了。我看着母亲。母亲又说：你陈叔叔死了。

我无法说什么。我呆坐着。母亲说的陈叔叔是我的继父，是母亲的第二任丈夫。现在，这个男人死了，母亲因此回到了白色庄窠。母亲再没有说什么，她整了整她身上的土耳其披肩。然后，她端起了茶碗。

细雨仍在持续。青藏高原秋季的细雨，绵绵无边。暮色降临，我和阿哥卡尔罗坐在了另外一间屋子里。这间里外两间的屋子曾是我母亲与我父亲卢振威的屋子，现在，它成了我每次回到德鲁住的屋子。阿哥卡尔罗再没有吸烟，我递给他烟时，他拒绝了。他说了我继父去世的情形。我继父是意外死亡的。他和别人合开的矿在深山中，进出那个矿的道路崎岖难行。八月，暴雨频繁，我继父陈绍武坐着他的越野车在山路上行驶时，暴雨使一处山石崩塌，一块背篋大的石头飞落下来正好砸中了坐在越野车副驾驶位置的我继父，他当

场死去。

卡尔罗陈述这些经过。事发后，母亲没有告诉白色庄窠的任何人。处理完后事，她一个人回到了德鲁。她说，她将永远待在白色庄窠了。

在我印象中，陈绍武始终是一个忙碌的人。他留着寸头，面色红润，说话粗声大气。他和我母亲离开德鲁到陇南后，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次是我因事到陇南顺便看我母亲时见到他的。我只跟他和母亲吃了一顿饭。饭还没有吃完，他就被电话叫走了。之前，他在德鲁露面的时候也不多。早先他在林场工作，家安在德鲁。后来，他辞去了林场的工作经营一个木材加工厂。在与我母亲结婚前，他原来的妻子因病早已去世。是周王氏姥姥通过熟人将他介绍给我母亲的。那一年，卢雅考到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同在那一年，阿姐周雪芹也走出白色庄窠与德鲁邮电局的柴胜利结婚。之后，周王氏姥姥觉得也该给母亲安顿一个去处了。卢雅是母亲最后的责任，这个责任完成了，她也该有一个自己的家了。周王氏姥姥如此张罗的时候，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说她要留在白色庄窠，她要陪伴周王氏姥姥到百年之后。周王氏姥姥大骂我母亲，说我母亲的脑子被糨糊糊住了。我母亲只得顺从。我母亲明白，周王氏姥姥要她离开白色庄窠。

在周王氏姥姥看来，那时的白色庄窠依然被厄运缠绕着。沉重的凶险感盘踞在白色庄窠，随时都会挥舞双手将厄运降

临在还没有离去的人的身上。

屋檐上的雨水在夜晚的寂静中有节奏地滴落着。我和卡尔罗相对而坐。这种相对而坐的情形对于我和他来说已不止一次。说话依然很少。我和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在沉默之中，我和他共同经历的一些往事在幽暗中浮现。我和他都能感知到这种浮现。我和他由此变得更加沉默。我知道，只要和他在一起，往事就会抓住我和他。往事在噬咬我和他，它们在幽暗中的浮现说明它们没有过去。

我点燃一支烟。我将思绪转向了母亲的事。阿姐周雪芹打电话让我回来是为了安慰母亲，她的两个孩子我和卢雅都在外面。卢雅在美国，她不可能一下子回来，剩下的只有我。现在，我知道，我此次回来不会给母亲多少安慰。母亲似乎也不指望我给她什么，她见我更多的是为了向我说明她现在的情况：陈绍武死了，她回来了，她要在白色庄窠待下去，如是而已。

我对面前的阿哥卡尔罗说：姑姑要你和阿姐多操心了。阿哥卡尔罗说：没有什么，我和阿姐能照顾好她。

两个人又沉默。一会儿后，阿哥卡尔罗站了起来。他说：早点睡吧。我说：还早。他说：这次回来多待几天吧。我说：我也这么想。他说：明天天会晴，你出去转一转。我说：我想见见华尔丹。他说：他前天来看过姑姑，他问起过你。

华尔丹站在河边一处稍高的地方嘿嘿而笑。这是他在

十二岁时的样子。他在笑我。我的一只脚踩空了岸边的一块石头滑入水中，我的半条裤筒被河水洇湿，华尔丹因此嘿嘿笑。阿哥卡尔罗走向华尔丹，他认为华尔丹的笑是嘲讽的笑。阿哥卡尔罗和我那时也是十二岁。那一天，我和阿哥卡尔罗是跟着阿姐周雪芹到河边的。阿姐在河边洗衣服，我和阿哥卡尔罗陪着她。华尔丹不是一个人，他身边还有几个孩子。华尔丹笑的时候，那几个孩子也跟着笑。阿哥卡尔罗走向华尔丹的时候，华尔丹止住了笑，他看着卡尔罗向他走去。卡尔罗在离华尔丹有五步的距离时站住，他一双眼睛向华尔丹显示他的不满。华尔丹也以一双眼睛显示他的强硬。两双眼睛对峙。两个人都在心中酝酿着拳脚相向的事。

我站在河边。因为一条裤筒湿透，我感到了冰冷。与此同时，我在想如果卡尔罗和华尔丹打起来我如何扑向华尔丹或他身边的人。我这么想着其实非常害怕。蹲在河边洗衣服的阿姐这时注意到了卡尔罗和华尔丹的对峙。两个人都在虎视眈眈。两个人都像将要拔刀相向的成年男人一样在显示各自的尊严。华尔丹，你干啥呢？阿姐对华尔丹喊。阿姐和华尔丹的阿姐是同班同学，她认识华尔丹。阿姐这么一喊，华尔丹愣了愣，然后，他挺直身子转身离去。和他一起的几个孩子也随他离去。那时，我和阿哥卡尔罗都与华尔丹不熟，我们只知道华尔丹是民族学校家属院的人。

我醒来时太阳光已经透进窗户。正如阿哥卡尔罗昨天晚上说的，这一天是个晴天。阿哥卡尔罗和阿姐周雪芹上班去了。

母亲一个人坐在堂屋。她现在成了堂屋的主人。在堂屋吃早餐时，我闻到了藏香的气味。藏香的气味是从堂屋里的佛堂里飘出的，我明白母亲在这个早晨在佛堂里供了清水和灯，还点了香。母亲以前不做这些，佛堂是周王氏姥姥活着的时候从堂屋隔出的。周王氏姥姥每天都要在佛堂里诵嘛呢，供灯，添净水。现在，母亲做这些。能够看出来，母亲试图重复周王氏姥姥的生活道路，试图像周王氏姥姥那样能挺住一切。但母亲的虚弱彰显在她身上，在佛堂里，她也许只能得到一些安慰和平静。

晚上，我和华尔丹坐在一个酒店的小包间里，没有别的人，只有我和他。依然是酒。像每次见面一样，我和他都离不开酒。在我没有离开德鲁前，我和他总是在喝酒。有时是一群人，有时只有我和他。每一次都喝到深夜，或者喝到凌晨。然后，在沉醉中离开或者倒头睡去。酒更多地将他和我引向迷幻之中，引向一个未知的深渊之中。这个深渊似乎存在着古老的磁力，我和他这样的深渊中眩晕或者迷失。许多次，与华尔丹喝酒都有这种感觉，往往是他先行成为一个迷醉者，我跟着前行，然后，两个人在酒醉的状态中说一些不伦不类的话。这些话没有条理，没有逻辑性。

这个晚上，我和他喝得很慢。我们都四十多岁了，再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疯狂地喝。华尔丹回避我的目光，每一次都是这样。我的目光在探寻一个在佯装酒醉下真实的华尔丹，一个焦虑的华尔丹。华尔丹知道我目光中的含意，他宁肯说

别的，宁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也不愿在我面前显露他真实的一面。华尔丹是公职人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玛曲工作，后来调回到德鲁。他始终在官员的序列中，他只能如此选择。在体制编织的巨大网络中，别的选择意味着没有出路。况且，他的大学同学回到德鲁后都在体制的序列中，而他不能游离在外。但华尔丹在骨子里不是一个善于向别人屈服的人，他犀利的目光能看清一切。他说，他宁愿不看，宁愿什么都看不见。华尔丹始终都是挺直身子走路的，在官场上他也是如此挺直身子。他因此始终都融不到权力的核心中去，他始终被拨来拨去放在一些不重要的位置上。现在，他的命运依然如此，而且，他再也不会有多大的进步。这样一个华尔丹坐在我面前，他知道我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因此，他回避我的目光。

在更深的地方，我和他都孤独。这种孤独，我说不上它是怎么形成的。在漫漶的时光中，孤独应对的是喧嚣，广泛而持续的喧嚣。这种喧嚣是生活的基本面目。集体性的喧嚣，无处不在。从中学起，我和他就从对方的身上感到了拒绝喧嚣的神态，这种神态后来成为孤独感。然后，我和他在各自的眼中看出了这一点。

卡尔罗怎么样？华尔丹将话题转向了我的阿哥卡尔罗。我说：他现在挺好。华尔丹说：他现在看起来平和了许多。我说：的确。华尔丹说：他的头发都有些白了，他看起来比你老了。我端起酒杯，我说：他比我受的难要多得多。华尔

丹说：我知道。我端起酒杯和他碰杯。他喝下去。接着，他说，他现在在德鲁很少喝酒，他尽量躲避一些喝酒的场子。他这么说时，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一个一旦喝开就要尽兴的人。他酒醉时从来不说出格的话和干出格的事，他只是将喝酒的时间拉得过长。事实上，他真正进入到喝酒的状态时就会忘掉时间，时间概念在他脑子里不存在了。人们抓住他的这一点说三道四。人们说，华尔丹总是喝到天亮，总是喝到天亮。在这种说法中，他成为一个十足的酒鬼。这些说法带有恶意。恶意从人们的嘴中、眼睛中发散出来，就像嗖嗖飞射的冷箭，它们阴冷，具有目的性。因为这样，华尔丹在德鲁尽量不喝酒。我能想象出他不喝酒的样子，他就像被困住，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笼子外的人们。

但也只有酒才能给他轻松感，才能让他松开捆绑在他身上的绳索。他的身体内有另外一个华尔丹，一个在草原上骑马奔驰的华尔丹，一个在旷野中忧伤歌唱的华尔丹，只有酒才能将这个华尔丹唤醒。

十二岁那年在河边卡尔罗与华尔丹对峙之后，我和华尔丹见过几次，见面时没有敌意，只是相互瞥一两眼。到了高中，华尔丹、卡尔罗和我被分在一个班里。开学的第三天，卡尔罗与华尔丹相视一笑，他们至此成了朋友，后来，我也成了华尔丹的朋友。

华尔丹身上有一种傲气，一种男子汉的傲气，这种傲气在他成年以后仍在他身上。现在，这种傲气蛰伏在他的沉默



中。他出生在桑曲草原上，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之后，他们一家人随他的父亲到了德鲁。

我和华尔丹一边喝酒一边东拉西扯。一瓶酒已经被我们喝完。华尔丹的脸色看起来有些不正常。我想起一年前在兰州一个酒吧里他对我说过的话，他说，他会暴病而死。他当时是突然说的。我愣住，看着他。他显得一本正经，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说：华尔丹，不要胡说。他说：的确，我会暴病而死。我再次让他不要胡说。现在，我看着他的脸在想酒是否已经损伤了他的身体。我这么想时，华尔丹又端起了酒杯。

夜已深了，酒店的服务员催我们离去。我和华尔丹起身。我想，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但华尔丹却说：找一个地方我们再喝。我知道我拗不过他。走出酒店，华尔丹带着我到街上的一个酒吧。在酒吧一个小包间里，我和他坐下来。华尔丹说：在这里坐一坐，酒不再多喝了。我说：的确不能再喝了。我们坐下来，华尔丹要了两瓶啤酒。啤酒打开后，我和他慢慢喝着。然后，我和他又东拉西扯。